

民族研究丛书

青海地方民族史

研究文选

第一辑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青海地方民族史研究文选

(1979—1985)

第一辑

青海民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编

一九八六年元月

前 言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于一九八〇年正式成立，设有民族历史研究室。除负责有关教学工作外，承担青海地方民族历史的研究任务。几年来，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并且编印了《青海民族史料汇编》五本。为了我所民族史研究生和别系本科生教学工作的需要以及对外交流，我们又编选了这本《青海地方民族史研究文选》，内部印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工作逐渐走向繁荣。在国内有关刊物上，先后读到有关青海地方民族史的论文和文章有约二百篇，其中有的已被先后收入我所编印的《土族族源讨论集》以及《青海民族研究》第一辑（1984）和第二辑（1985）中。这次编选，我们采用下述原则：（1）选收我所以及我院的同志近七年来有关这个范围的论文；（2）凡已收入我所编印的上述三个集子中的论文，为避免重复，未收，而将其有关目录索引，以“附录一”列于本选集之后；（3）由于本选集容量有限，不可能将本所和本院的所有这个范围的文章包罗无遗，我们在约一百篇中选入31篇，按其内容分类排列，而对未选入的文章目录索引，以“附录二”列于“附录一”之后，以备查阅。

编选这样的集子，如果能起到我们预计的作用，将继续编印，以飨读者。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

一九八六年元月

目 录

综合研究

- 青海地方民族史的几个问题……………聿一之(1)
- 青海古史和郡县制度的演变……………聿一之(16)
- 简论赵充国安羌定边的战略与政略……………余新青(32)
- 论西海郡的兴废……………聿一之(44)
- 十六国后期甘青地区的民族关系……………聿一之(57)
- 弘化公主和亲和唐浑关系考述……………李延恺(69)
- 西平郡与鄯州……………李文实(76)
- 论历史上甘青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治制度……………聿一之(84)
- 从“因其故俗”到“因俗而治”
- 青海土司制度概述……………聿一之(100)
- 清朝前期蒙藏民族与中原的贸易关系……………陈柏萍(125)
- 辛亥革命时期的青海地方军阀……………聿一之(135)
- 尕斯(茫崖)地区的历史沿革及其他……………聿一之(141)

藏族史研究

- 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聿一之(154)
- 论藏族的来源与形成……………聿一之(167)
- 兼论青海藏族来源问题
- 从史籍和口碑看青海藏族的来源及变迁……………李延恺(184)
- 公元八世纪至十世纪甘青藏区社会状况述论
- ……………聿一之(201)
- 角厮罗与角厮罗政权……………聿一之(218)

蒙古史研究

青海蒙古在蒙古史研究中的共性和个性的几个问题…………… 聿一之(237)

达赖、班禅与蒙古汗王的关系…………… 聿一之(251)

——青海历史上一桩重大事件

统一青藏高原的固始汗…………… 李延恺(259)

藏传佛教教派斗争与和硕特蒙古南迁…………… 韩官却加(264)

论罗卜藏丹津事件…………… 聿一之(276)

撒拉族史研究

撒拉族的来源和迁徙探实…………… 聿一之(287)

撒拉族的历史发展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聿一之(303)

论苏四十三反清斗争事件…………… 聿一之(312)

——兼论乾隆时循化教派斗争性质

苏四十三起义的历史回顾…………… 喇秉德、韩建业(328)

循化光绪十二年水案重要史证…………… 聿一之、朱刚(336)

撒拉族基层社会组织“阿格乃”和“孔木散”

的研究…………… 聿一之(340)

回族史研究

青海回族来源初探…………… 孔祥录、喇秉德(351)

土族史研究

土族族称辨析…………… 李克郁(360)

土族姓氏初探…………… 李克郁(370)

附录一…………… (377)

附录二…………… (378)

青海地方民族史的几个问题

青海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是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块等待开拓的宝地。人们要问，她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样的呢？只有熟悉地了解她的过去，才能真诚地热爱她的现在，建设她的将来。

（一）“青海”释名及其地理特点

“青海”本来是我省的一个全国最大的内陆湖的名称，面积有4400余平方公里，周围有13座山，许多条河，有说72条，有说108条，其中有名可查者28条。古籍中说的青海，均指青海湖。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南北朝时的《魏书·吐谷浑传》和《水经注》，《水经注》说“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在此以前，《汉书》称作“仙海”、“西海”、“鲜海”、“鲜水海”。在此以后各朝历史书中均称“青海”。《明史》上又称“西海”。自唐朝以后，藏语称“错温波”，元朝以后，蒙语称“库库诺尔”，其义都是“青色的海子”。用它作为省名是1928年秋之事。当时北伐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议决青海建省，按照我国地名的通例，以省内这个大湖之名作为省名，称“青海省”。从此，青海成为一个省的名称，而青海湖在“青海”之外又加“湖”字，以资区别。我们这里讲的“青海”指的是面积有7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国7.5%，位居各省区第四位的青海全省。

我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较高。东西长约1200公里，南北宽约800公里。西有阿尔金山，北有祁连山，南有唐

古拉山，成为与新疆、甘肃、西藏、四川的天然分界线。境内有昆仑山贯串西东。自然条件复杂多样，高山、丘陵、平滩、盆地、高原、谷地，交错分布。江河发源于此，湖泊众多（230多个），河流纵横（较大的217条）。东部民和海拔1600米左右，西宁2300米，除龙羊峡以下黄河谷地和扎马隆以下湟水谷地外，均在2500米至4500米之间，而高山有的在6000米甚至7200米以上（青新交界处）。因此，把境内分成了几个自然生态区。有条件良好的但是面积不大的（只占3%）的东部农业区，有高原牧场和辽阔草原（约占97%）。这样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是农牧交汇地区。自古以来，在这里从事牧业是高原经济的特点，而河湟地区成为农业耕作区。同时决定了这里必然是多民族地区和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以及牧业民族之间争战交错的地区。因此，在历史上中原王朝往往把这里看作“西陲”、“边疆”，这是从政治概念讲的，并非地理概念，其实其位置在全国中心（在兰州附近）偏西一点，距真正的西边国界还有数千公里。由于是多民族，产生了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彼此交融的互相依存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民族关系史和光彩灿烂的、各放异彩的各民族文化。

（二）古代文化灿烂辉煌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但是，过去人们一谈到西北，谈到青海，总不免认为是一片孤寂，荒原凄凉。有什么古代文化呢？总爱说什么“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山上没有草，树上没有鸟”云云。其实这都不是原来的真实的面貌。只是由于人为的争战破坏，生态环境变坏了。试想，清朝前期这里仍是森林密布，山青水秀的，各大寺院建筑都是就地取材，到外边买过木材吗？没有。北宋时还在河州设置专门机构采购木材东运。近一百多年来，西宁周围才变成了童山濯濯

的样子。

近若干年来，在青海发现了许多文化古迹。已登记的有1500余处，绝大多数是古文化遗址。估计全省可达2500处，其中古代文化遗址可达2000处。即从已发掘的六百多处，已足以说明几千年前，聚落密集，人烟稠密，有的地方与今天不相上下。从已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可知，这里与甘肃是一个文化区，青藏高原是适宜古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拉乙亥（海南州）中石器文化遗址可以把青海的具体历史提到七千年前。以后新石器文化中，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等。乐都柳湾的发掘，西宁附近卡约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海西州诺木洪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石器和铜石并用文化。

这里是古代羌人的故乡。这里有古人类生息的良好环境，除了有牧场可供放牧，河谷低地可供开垦以外，有狩猎和采集的自然资源。而且有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食盐。

从各种古文献看，如《禹贡》、《史记·夏本纪》等，都说这里是羌人旧地。“羌”是象形字，“从羊、从人”，义为“西戎牧羊人也”，即从事游牧的古民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都说过在昆仑之丘、西海之上有西王母云云，描写的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形。

古代羌人用了很长时间（以千年万年计）驯化了藏系绵羊（古羊字，即画的盘角小尾羊，而不是北方大尾羊）。《禹贡》说的“织皮”之人，即指这里穿羊皮的人。其次，驯化了凶猛的牦牛，并把它输入中原（称犛牛）。其三，培育了杂交的犏牛（周秦时叫犏）。其四、培育了河曲马，古时叫羌马。其五、驯化了藏犬（《左传》称獒）。其六、诺木洪文化中已有了骆驼。其七、河谷低地有了农业（戎，羌语，河谷之义），培育了青稞。（柳湾遗址中有粟出现）。其八、有了纺织和琢玉等

手工业和制陶手工业。其九、已有了商业，开辟了道路，与中原地区有了较多交往。例如：

《庄子》说：轩辕黄帝曾“登昆仑之丘”。《陆贾新语》说：黄帝“涉流沙，登乎昆仑”。

《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宿于昆仑之阴，赤水之阳”，“升于昆仑之丘”。《汉书·律历志》说：黄帝派伶伦来昆仑取竹，制乐器。

《贾谊新书》说：“尧身涉流沙，训及大夏、渠搜”。

《史记》说：“西戎、析支……咸戴舜之功”。

《诗·商颂》说：羌人常与商朝来往朝贡。

《尚书·牧誓》说：羌人参与周之联军，共同伐纣。

后来，《汉书·西羌传》记载了战国时无弋爰剑如何成了河湟诸羌的领袖，以后其种落分衍成一百五十种等等。

总之，在先秦时，这里已经是人攘熙熙，并与中原来往频繁了。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基本上统一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耕区。修筑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青海在临洮以西，算“临洮边外地”。

到了汉武帝时，即公元前二世纪末（前121年），在全国大的战略活动中，为了“隔绝羌胡”，进军湟水流域。从此，青海的政治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三）政治制度的特点

青海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特点，基于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的不同社会特点，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双轨制”。即在农业区实行与内地基本相同的郡县制，在牧业区和少数民族中实行适合当地情况的另一套制度，一般称之为边郡地区的羁縻制和土司制，也可称作封建时代的地方区域自治制度。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朝进军湟中地区，当时从军事防御出发，设亭障烽燧。故西宁市最早有“西平亭”，其东有“东亭”等名称留下。以后才设临羌县、破羌县。昭帝时设金城郡，又设安夷县等。对于羌族，设“护羌校尉”或“属国都尉”进行管理，并在羌族中封王封侯（如帅众王、归义侯等）。到王莽时，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满足政治虚荣，放弃了双轨制。通过诱骗和收买手段，从卑禾羌人手中取得环海之地，于公元四年设西海郡，郡城在今海晏县三角城，下辖五县。为时不到二年，羌人反攻郡城，王莽派兵打了一年多，才稳住了脚。后十多年，王莽败，边地乱，郡遂废。以后东汉继续执行双轨制，湟水流域各县属于金城郡，另设“护羌校尉”，护治西羌，这一制度延续至南北朝时。东汉末，曹操执政时，设西平郡。以后魏晋及北魏等朝，一直未越过日月山设郡县（其间十六国时期，设过乐都郡、湟河郡、浇河郡等，均在黄、湟谷地）。因为这里与河西走廊不同，河西四郡有从祁连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足资灌溉，故自汉武帝开河西，那里成了稳国的农耕区，而日月山以西则不具备这样条件。所以王莽的“一刀切”办法，只能昙花一现。

再往下看：七世纪初，隋炀帝亲统大军，击败青海草原上的吐谷浑人（他们是鲜卑族，四世纪初自辽东迁来），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设西海郡（治海西伏俟城），河源郡（治赤水，在今海南）。这是第二次在牧区设郡县。这一次维持了大约七年，又昙花一现了。以后唐、宋、元、明、清等朝，虽有的十分强大，均未在牧区设郡县。

以农业区说：唐朝设过陇右道，设过鄯州和廓州，宋朝改设西宁州、湟州、廓州等，均未到牧业区设郡县。唐朝在果洛等地和大通河设过羁縻州，仍是双轨制。

元朝，虽然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但对这里明确采用双轨行

政系统。农业区由“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管辖，牧业区由“吐蕃等处宣慰使司”（治河州）管辖，主要管安多藏区；今玉树地区属喀木藏区归“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管辖。并在藏区因地制宜，推崇藏系佛教，推行政教合一制度。

明朝，西宁卫兼辖军民，并代管塞外四卫。河州卫代管黄河河南必里卫等地。而设在河州的陕西行都司则兼管朵甘等地。另外，在土族和撒拉族中正式实行土司制度，其名称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僉事、千户、百户等。在省区划分上，并甘肃于陕西行省。

到了清代，陕、甘两省分开。雍正时改变地方建制，设西宁府及有关县厅，隶于甘肃省。同时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牧区，“制略于汉护羌校尉等”（《青海奏疏·序》），仍是双轨制。

其道理何在呢？光绪三十三年（1907）推行新政，议设青海省时，有人说：“蒙番部民，环海游牧，东西南北，流徙无常”，“难以有定之官，治无定之民”。民国初年，这里仍是双轨制，西宁设道，另有“青海办事长官”管理牧区。

（四）农业发展与屯田问题

这里谈农业经济发展特点问题

目前我省有耕地920万亩，其中东部农业区有660余万亩，占72%；环湖农牧区有220余万亩，占24%；青南牧区有30余万亩，占4%。这种状况受制于农牧区的自然条件。而青海的农业发展史，又与屯田有密切关系。

汉代以前，羌人已在河湟谷地开垦农田。自汉武帝以来，历代王朝都把屯田实边作为开拓与巩固西陲的重要国策。在这种政策实施中，大大促进了河湟地区的农业发展，汉宣帝时的赵充国就是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提出的“屯田十二便”，

系统地阐明了屯田的重要意义。东汉继承这一政策，屯田区域由湟水两岸扩及黄河两岸，列屯夹河，达三十四部，今日的化隆县甘都滩和贵德县沿河地区，是重要的屯田地区之一。东部农业区得以开发，两汉屯田起了重大作用。以后隋朝在积石镇（今贵德）屯过田。唐朝设过“河源积石军鄯廓二州营田大使”官职，进行过屯田。宋朝、明朝都屯过田，其范围都没越过今农业区范围。明朝的“贵德十屯”（即今贵德县王、刘、周三屯，尖扎县康、杨、李三寨和同仁县季、吴、脱、李四屯）是其成效显著者。伴随着屯田实边，内地的汉族及其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源源来到这里，共同开拓这块沃土。

清雍正时，曾打算在海西州屯田，以无结果而告终。

由上可见：（1）屯田在东部农业区开拓史上有过重要作用；（2）在科学技术无法改变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在高寒牧区是无法主观的“变牧为农”的。（3）今日的农垦应在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中进行，主观不能不受制于客观，蔑视辩证法，要受到惩罚的，青海的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五）民族迁徙与民族关系

这里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演出民族关系中一幕幕活剧的一块大舞台。

先从古代羌人说起。羌人从什么年代定居在这里，目前尚不清楚。有人主张（如任乃强）羌人先民从云南顺山岭北上的，至少在几十万年前即定居这里了。大约从商朝起，即有许多部落陆续东下，到农耕区生活。周时，姬姜联盟，建立周朝，许多姜姓之国就是羌人。他们后来都汇入华夏族了。春秋以后，秦国强大，隔断了羌人东下道路。战国时，秦人向西开拓，一部分羌人远徙析支河首并到达藏北羌塘一带，即“发（音博）羌”，另一部分越岷江南迁或顺大渡河南迁，也有的

西迁。

汉朝经营河湟，这里的羌人相当一部分改为定居，另一部分西迁西海盐池等地。从祁连山以北迁来的小月氏，（以后称义从胡，居地在湟源西北），也逐渐汇合于汉族。东汉时，汉羌多次战争，羌人战败了，许多人沿着横断山脉南迁。未曾他迁的羌人继续留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北迁呢？因为有河西四郡阻隔住了。两汉魏晋时，这里的主要民族是羌、汉，主要民族关系是汉羌关系。

四世纪以后，在祖国民族大迁徙浪潮中，鲜卑族大量涌进甘青一带。乞伏氏、秃发氏迁来了，建立过西秦和南凉政权。吐谷浑人也迁来了，建立了吐谷浑政权（有时称河南王、浇河公以及吐谷浑国等），统治和汇合了众多的羌人。隋朝的光化公主和唐朝的弘化公主，先后嫁给吐谷浑国王，他们建国历350年。南北朝以及隋朝时这里的民族关系就较前复杂了，有汉族、鲜卑族和羌族等等。彼此间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七世纪时，吐蕃王国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并逐步朝东北扩张。先后并吞了羊同、苏毗（今玉树）、党项（今果洛）白兰（今柴达木南边）等羌族，公元663年灭吐谷浑，成为西裔一方的大国。原先吐谷浑人，一部分东迁内地，一部分成为吐蕃附落。纵观唐和吐蕃的二百多年关系中，有和有战，除了在日月山一带激烈地对峙和冲突外，有文成公主（641年）和金成公主（710年）的联姻，建立了甥舅友好关系，和“黄金桥”的唐蕃友好大道。在这条从长安经青海通拉萨的大道上，有数以百计的双方友好使团通过。后人非常珍惜这种友好关系，有许多优美的传说和纪念性的文物古迹，以及反应在小说、戏剧中的诸多章节。我们今天要使这种黄金桥的五彩友谊，更加放射光彩。

九世纪后半叶，吐蕃王国崩溃了，各地呈现割剧状态。十

世纪时，角厮罗在这里建立政权，以青唐城（西宁）为中心，统治了上百年。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也曾把势力伸到湟水流域。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北宋灭亡后，金朝势力曾到达河湟地区。在这几百年中，这里成了各民族势力角逐争雄的地区，波澜壮阔，令人眼花缭乱。

到了十三世纪，青海历史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掀起过巨大历史风暴的蒙古人成吉思汗，于1227年灭西夏，占河湟，以后其子孙进军西藏，统一青藏高原，结束了以前的争雄局面，并给藏族发展带来一个长期稳定时期。同时为蒙、藏、汉等民族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伴随着蒙古军在各地的军事征服，许多伊斯兰教徒成批地从中亚迁来，其中大部分是“签军”来的。回回人、撒拉人被迁移定居到青海土地上了。今天青海土地上的几个主要民族分布格局，在元朝时已经基本形成了。

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中原王朝的势力，第三次成批地涌来，众多的明朝边防军及其家属以及大批移民屯田来到这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的居民结构，并使汉族人口渐居多数。

到了明代中叶后，先是东蒙古，后是西蒙古成批迁入。在明末清初，固始汗建立过大部落实盟。后来的蒙古廿九旗，大部分是西蒙古的和硕特蒙古。

总而言之，青海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是丰富多彩的绚丽多姿的，需要我们真实地去认识它研究它。

（六）民族经济与茶马互市

这里有与内地农耕区不同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与这里的世袭酋豪和世袭封建主的统治结合在一起，就成为边疆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

这里的畜牧业经济，在祖国经济史上占有相当地位。解放

三十多年来，为国家提供菜牛、羊2071万头，耕畜22万头，牛羊皮3700万张，各种毛绒7·1亿斤。关于这里的牛羊等，上文已叙及了，这里着重谈马。

凡是参观过临潼秦俑展览馆的人，无不对众多的数以千计的骑兵方阵中的马发生兴趣。这种马身高一米五左右，长头形，显然不是蒙古马而是羌马。以后唐朝叫“唐马”或“蕃马”，在唐朝骑兵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今天我们叫“河曲马”、“西宁马”。

大家还知道吐谷浑人以善养马著称。他们在青海湖海心山上培育所谓“龙驹”，能日行八百里，当时青海马称“青海骠”。正是由于这里生产良马，从东汉时期，汉朝就曾向西羌买马（见《西羌传》）。唐朝初年，这里的耕畜大量进入内地，支持丧乱后内地农业的发展（见《唐会要》卷94）。玄宗开元年间，唐与吐蕃把赤岭（今日月山）定为“互市”地方，交易商品以马为大宗。以后宋朝、明朝直到清初，茶马互市日趋繁荣。如熙河，宋朝每年市马一万五千至二万匹。明初，河州、西宁，三年市马二万匹左右。明清时，河州茶马司的交易地点在积石关，西宁茶马司的交易地点在镇海，后移多巴。过去多巴曾在商业上盛极一时。尔后，雍正、乾隆以后，民族贸易地点西移至湟源城，过去曾以其繁盛，号称过“小北京”。

此外，马的牧养，历代王朝设有监和苑（即军马场）。唐朝时在陇右道广设牧场，其监设于固原，各地有军马场。《唐文粹》中留有张说写的《陇右监牧碑》。明朝永乐四年在碾伯设苑马寺，下辖六监二十四苑。其中民和三川设宗水监，辖永州、黑城、清水、美都四苑，暖川设临川监，辖暖川、岔山、巴山、大海四苑。在威远堡及附近各川设二监八苑，即：甘泉监，辖广牧、麒麟、红崖、温泉四苑；祁连监，辖西宁、大通、永安、古城四苑，（另二监，庄浪一，甘州一，六监中西

宁卫有四），所以沙棠川又名广牧川。当时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

至今，国家仍在青海的河曲一带和大通河一带设军马场。可见，其历史是多么悠久了。

至于茶，其包装、发运等，也是古代茶马互市制度的遗留。

（七）民族宗教与文化

在兄弟民族历史发展中，宗教是应特别重视的问题。藏族、蒙古族、土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涉及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历史上藏族中存在过政教合一制度。回族、撒拉族中存在过政教结合制度。今天，宗教影响仍不容忽视。

以喇嘛教说：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原名罗卜藏仔华），诞生于湟中县鲁沙尔。黄教六大寺之一塔尔寺（梵宗寺）座落该地，另一大寺拉卜楞寺，民国初年以前原属循化厅管辖。到青海解放前夕，省内有寺院777座，在寺人员4900余人，约占当时藏、蒙、土三族人口的7%，在玉树地区，则占到12%。元明清时，许多著名的宗教学者出在青海（如章嘉、哲卜尊丹巴）。黄教中的神王——达赖和班禅称号的产生，是住牧在青海草原上的蒙古汗王最先崇上的。明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把哲蚌寺法台琐南嘉措请到仰华寺，上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从此有了达赖称号。该寺往上追认了二世，琐南嘉措为三世达赖。明崇祯十年（1637），固始汗把札什仑布寺法台罗桑却吉坚赞崇上“班禅博克多”称号。从此有了班禅称号。该寺往上追认三世，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以后清王朝改称“班禅额尔德尼”。

自明末清初一直到解放前，青藏高原上的政治动向，与青海境内的宗教上层人物息息相关，研究这几百年的历史，更不能不注视喇嘛教。

还应提到的，雍正时青海罗卜藏丹津反清，许多寺院与之响应，清朝费了很大力气才处理了这一问题。以后又大修塔尔寺、佑宁寺和广惠寺等，并在青海封了八个呼图克图。

在明初到明代中叶的一百余年中，瞿昙寺和梅仰族是这一带藏族的领袖，明王朝多次拨款派人修建了汉武的金碧辉煌的瞿昙寺。到万历以后，塔尔寺建成，后来居上。

从伊斯兰教说：撒拉族有过苏里曼制度，这是不同于回族的。到解放前夕，全省有寺院768座，其中西宁东关大寺和循化街子大寺都负有盛名。这里虽然未产生过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但在清朝却发生过因教派斗争而引起的三次武装斗争，即乾隆四十六年的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斗争，同治年间的回民反清起义和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事变，不能不研究它认识它。

各民族的文化，无论医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建筑等，无不受宗教的影响。人们知道，塔尔寺有四个学院，是藏族文化的宝库，也曾经是一所佛学的高等学府，这里出过不少“格西”。再如，塔尔寺的艺术三绝（绘画、堆绣、油塑），曾吸引了许多游人和学者的注意。同仁“五屯艺术”也闻名各地。还有历代描写青海风光的诗篇，都值得重视。再如“花儿”一项，过去人们常说宗教遏止花儿的发展，不准在宗教寺院附近唱这种山歌，可是，它并没有被压制住，而且花儿会的会场往往设在寺院近旁。

所有这些，都是祖国文化园地中的具有特色的奇香异花，至于各民族的文化史中其他方面的如古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制风俗、文体活动等，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值得很好研